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卜式

式河南人元狩中㠯輸家財助邊召拜中郎賜爵左庶長除緱氏令遷成皐令拜齊王太傅轉爲相元鼎中賜爵關內矦徵爲御史大夫㠯議罷鹽鐵貶爲太子太傅

上書請死節南越

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㠯佐軍如是則彊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淄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㠯盡臣節（漢書卜式傳）

上言官求雨

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史記平準書）

兒寬

寬千乘人。武帝時，以射策爲掌故，補廷尉文學卒史，除從史，轉掾，進奏讞掾，遷御史大夫掾，舉侍御史，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代卜式爲御史大夫。

議封禪對

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漢書兒寬傳。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上引問寬，寬對上，然之。

封泰山，還登明堂，上壽

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閒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漢書兒寬傳：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上壽云云。制曰：敬舉君之觴。案以制報知此非口奏。本傳言寬善屬文而弗能發明，亦一證。

改正朔議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惟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漢書律厤志上：元封七年，御史大夫兒寬與博士賜等議。

延年

延年。史失其姓。齊人。按漢志有東暆令延年賦七篇。或即其人

上書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

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埶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㠯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㠯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漢書溝洫傳

蘇武

武字子卿。杜陵人。初爲郎。遷栘中廄監。進侍中。天漢元年。㠯中郎將使匈奴。留不遣。至元始六年歸。拜典屬國。宣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神爵二年卒。年八十餘。甘露三年。圖形麒麟閣。

報李陵書

最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
命身幽于無人之處跡戢于胡塞之地歠酪以為飲茹田鼠以
為糧躬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
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
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
則志定于不回期誓於殞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
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文選劉琨荅盧諶詩注又
丘遲與陳伯之書注袁宏三國名臣贊注並作世生）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為榮況
于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倘視息
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
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蘊差之千里將復何
言所貶重遺義當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
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遐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

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誰奉荅報并還所贈藝文類聚三十

當子銳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雲附景不足㠯譬速晨鳬失羣不足㠯喻疾豈可因歸雁㠯遺糧託景風㠯飼餌哉北堂書鈔一百十七文選海賦注御覽九百十九

其于學人皆如鳳如龍文選韋昭博弈論注

書

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于其國也悽愴傷于心文選張協雜詩注

常惠

惠太原人天漢初應募從蘇武使匈奴始元六年歸拜光祿大夫本始中封長羅侯神爵中代蘇武爲典屬國甘露末拜右將軍初元二年卒諡曰壯武侯

從塞下上書言烏孫事

願遣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㠯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漢書

蕭望之傳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神爵二年遣惠送公主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

奏請擊龜茲

龜茲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漢書常惠傳宣帝復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

李陵

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前將軍廣孫爲侍中建章監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兵敗降于匈奴尚單于女封右校王元平元年病死有集二卷

令

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漢書李廣附傳）

表

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到浚稽山

五將失道。□□□□□□

與蘇武書

子卿名聲冠于圖籍。分義光于二國。形影表于丹青。爵祿傳于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于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戹。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浚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邪。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范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邪。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藝文類聚三十

相競趨蹌林 史記匈奴傳索隱

言爲瑕穢。動增泥滓。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雷鼓動天。朱旗翳日。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又班固燕然山銘注

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注又繁欽與魏文帝牋注

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文選李陵荅蘇武書注

陵嘗謂單于畜士養兵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文選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注

策名于天衢文選郭有道碑文注

重報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

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强踰十萬單于臨陳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㠯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㠯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㠯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甯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于國主耳誠

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

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户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文選藝文類聚三十

李廣利

廣利中山人以女弟李夫人有寵欲侯之太初初拜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封海西侯尋為大將軍三出擊匈奴會巫蠱事起欲

深入要功征和三年軍敗降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殺之㠯祠社。

初征大宛還至敦煌上書

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㠯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史記大宛傳漢書李廣利傳

胡建

建字子孟河東人天漢中守軍正丞後爲渭城令昭帝時爲上官安所捕自殺。

奏斬監軍御史

臣聞軍法立武㠯威衆誅惡㠯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㠯求賈利私買賣㠯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㠯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

已聞。二千石已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已斬，眛死已聞。漢書胡建傳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建遂斬御史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又見說苑指武

桑弘羊

弘羊，洛陽人，少已心計侍中。天漢中爲大農丞，貶爲搜粟都尉，領大農，賜爵左庶長。後元末拜御史大夫，受遺輔政。元鳳元年，與上官桀等謀反誅。

奏屯田輪臺

故輪臺已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已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已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已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已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已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

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𤇆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漢書西域傳下渠犂城上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

孔僅　東郭咸陽

僅南陽人咸陽齊人武帝時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元鼎三年僅

拜大農卿

上言鹽鐵

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史記平準書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又見漢書食貨志其文小異

番係

係九江人武帝時爲河東太守元朔五年代公孫弘爲御史大夫

上言作河東渠田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已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

田仁

仁趙陘城人督相田叔少子爲大將軍衛青舍人歷郎中丞相長史刺舉三河拜京輔都尉遷丞相司直坐縱戾太子下吏誅死

上書請刺舉三河

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史記褚補田仁任安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八終

全漢文卷二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趙充國

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武帝時㠯騎士補羽林，拜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遷中郎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擢為後將軍。宣帝即位，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還為後將軍少府，屯緣邊九郡。神爵中，定先零羌，還為後將軍衛尉。甘露二年卒，年八十六，謚曰壯侯。明年圖形麒麟閣。

先零羌事對

羌人所㠯易制者，㠯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

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于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漢書趙充國傳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云云

擊罕开議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

要杜張掖酒泉目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刦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目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揗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漢書趙充國傳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擊罕开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目下吏士知羌事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目爲云云天子下其書公卿

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目大軍當至漢不誅罕目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

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漢書趙充國傳上拜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

充國上書謝罪 因陳兵利害

上屯田奏

臣聞兵者所吕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槀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羌虜易吕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吕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吕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吕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

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漢書趙充國傳

條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狀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

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漢紀有不字）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道字本誤作追從漢紀改正）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漢書趙充國傳）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

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

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偷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漢書趙充國傳

奏罷屯田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漢書趙充國傳明年五月充國奏言云云奏可充國振旅

而

還

丙吉

吉字少卿魯國人武帝時爲魯獄史遷廷尉右監免歸爲州從事巫蠱事起徵復爲廷尉監昭帝時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宣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地節中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封博陽侯神爵三年代魏相爲丞相五鳳三年卒謚曰定侯

奏記霍光議立皇曾孫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于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閒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

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已著龜亟宜褒顯先使人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漢書丙吉傳昌邑王廢吉奏記光光覽其議立皇曾孫

與魏相書

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不顯其能漢書魏相傳

魏相

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居平陵武帝末為郡卒史昭帝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除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事下獄遇赦復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宣帝即位拜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地節中為丞相封高平侯神爵三年卒謚曰憲侯有集二卷

賢良對策

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漢書韓延壽傳父義為燕郎中剌王謀逆諫而死昭帝初相以文學對策請顯賞其子因擢延壽為大夫

上封事薦張安世

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塡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漢書張湯附傳大將軍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

上封事奪霍氏權

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漢書魏相傳

上書諫擊匈奴右地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閒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

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漢書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上書自陳

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漢書趙廣漢傳）

條奏便宜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智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勃海、泰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

先帝盛德，㠯撫海內。漢書魏相傳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表奏采易陰陽明堂月令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㠯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㠯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㠯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㠯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㠯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㠯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㠯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

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中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

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漢書魏相傳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蔡義

義河內溫人武帝時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遷補覆盎城門候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元鳳中拜少府遷御史大夫元平初爲丞相本始三年薨諡曰節侯

上疏求召見

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于先師自託于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于前漢書蔡義傳

令狐茂

茂上黨壺關人征和初爲縣三老

上書理太子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得中漢書作之中從漢紀改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

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漢紀作罔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漢書武五子傳征和二年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云云書奏天子感悟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案今本漢紀但作壺關三老上書並無茂字師古所據乃古本也又案續漢郡國志五上黨長子縣注補引上黨記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前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

車千秋

千秋本姓田齊諸田之後爲高廟郎中征和三年拜大鴻臚明年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元鳳四年卒謚曰定侯

上急變訟太子冤

子弄父兵罪當笞太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漢書車千秋傳）

黃霸

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居雲陵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補侍郎謁者免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察廉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宣帝卽位召爲廷尉正守丞相長史下獄出擧賢良擢揚州刺史遷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貶秩仍歸潁川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甘露三年卒謚曰定侯

單于朝儀議

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擧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

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漢書宣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咸曰云云又見蕭望之傳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小有刪節

士伍尊

尊、史不著其姓、武帝時、為郡小吏、元帝時、為長安士伍、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迺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

給皇孫，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候伺組、微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微卿。組、微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微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漢書丙吉傳：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敞

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居茂陵。昭帝初，自鄉有秩補郡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元鳳中，遷太僕丞。宣帝即位，擢豫州刺史，徵爲太中大夫，平尚書事，出爲函谷關都尉，徙山陽太守，徵拜膠東相。元康中，守京兆尹，神爵初即眞。甘露末，免爲庶人，召拜冀州刺史。黃龍初，爲太原太守。元帝即位，徵爲左馮翊，未拜卒。有集一卷。

告絮舜教

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漢書張敞傳

上書諫昌邑王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

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漢書張敞傳

上書自請治膠東勃海盜賊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宦則竭力于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于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于太平勞精于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纂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漢書張敞傳

奏書諫膠東王太后數出游獵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意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于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于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漢書張敞傳

詣公車上書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漢書張敞傳

上書請令入穀贖罪

國兵在外軍旨夏發隴西旨北安定旨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旨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旨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旨差入穀比八郡贖罪務益致穀旨豫備百姓之急漢書蕭望之傳又見藝文類聚五十四

為霍氏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于魯大夫趙衰有功于晉大夫田完有功于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于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旨報功德

足矣閣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于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漢書張敞傳

上疏諫用方術

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與也漢書郊祀志下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

奏劾黃霸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

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摇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于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之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名好惡漢書循吏黃霸傳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云云天子嘉納敞言

條奏故昌邑王居處狀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

步不便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
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
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
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
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
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
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
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
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
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

漢書武五子昌邑王傳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
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之狀上由此
知賀不足忌

美陽鼎不宜薦見議

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劉發迹于豳，大王建國于郊梁，文武興于豐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于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于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式，不宜薦見于宗廟。（漢書郊祀志下：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張敞上議，制曰：京兆君議是。又略見魏志鍾繇傳注）

答兩府入穀贖罪難問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閒。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㠯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之病。死于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㠯振救之策。而引常經㠯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㠯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漢書蕭望之傳

爲膠東相與朱邑書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

馭于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漢書朱邑傳、藝文類聚五十三

書

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髮，乃騰千里之路。藝文類聚九十七然無損于騏驥，得使蒼蠅絕羣也。梅鼎祚引書鈔　案此疑即與朱邑書，未敢定之。

與嚴延年書

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漢書酷吏嚴延年傳

荅朱登遺蟹醬書

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賜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御覽四百七十八引張敞集。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蟹醬，敞答曰云云。又見九百四十二。又見困學紀聞十二。案東漢亦有張敞，而隋志集部僅于前漢載梁有左馮翊張敞集一卷，錄一卷，明此書非東漢之張敞也。

張竦

竦字伯松，敞孫，初爲京兆史，累遷至丹陽太守，王莽居攝，封爲淑德侯，後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莽敗，客于池陽，爲賊兵所殺。

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

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値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勢足，亡所啎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淸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管蔡，季子酖叔牙，公之謂

矣是曰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曰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曰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曰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埶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雖有

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于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斄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詩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于爲身皇后之尊侔于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讓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修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俊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

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物物卬市。日闕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于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

生亦不虛矣是㠯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蓋㠯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㠯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由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㠯封衞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埶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霍光卽席當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及至青戎摽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

也比于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平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襃不檢是故成王之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書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侯服從鄭伯獻樂悼公于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

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于王事何有惟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遴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下幸甚漢書王莽傳上

為劉嘉作奏稱莽功德

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弃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為人者嬪然成行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

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弃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誖哉。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已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諸侯。出門見之。著以爲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而宗室尤

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漢書王莽傳上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云云于是莽大說

田延年

延年字子賓齊諸田之後徙陽陵昭帝時給事大將軍霍光莫府遷長史出為河東太守拜大司農宣帝即位封陽成侯坐盜僦車直自刎死

奏沒入諸下里物

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漢書酷吏傳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奏可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終